

探寻多元化的城市空间模式——《城村共生》启示录

于建辉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国内著名建筑事务所“都市实践 URBANUS”新著《城村共生》相关设计实践及理论观念与当代城市更新设计的差异化视角。通过对作者的相关研究背景及以往著作的对比分析, 将书中的关键思想进行梳理, 并进行相关设计实践进行阐释。得出“空间的人文背景和当代设计师的设计切入点对设计结果的呈现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结论, 同时呼吁广大设计研究者和实践者重新思考对空间更新与保护及活化的路径。

关键词: 多元化; 城市空间; 模式; 城村共生

中图分类号: TS664.1 ; TU238

Exploring the Diversified Urban Space Model – Revelations of City- Rural Symbiosis

Yu Jianhui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of Design, 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iated perspective of the design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the new book "Symbiotic Urban Village" by the famous architectural firm "URBANUS" and the contemporary urban renewal design.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previous works of the authors, the key ideas in the book sorted out and interpreted in the light of the relevant design practic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umanistic background of space and the designer's design starting point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design results", while calling on the vast number of design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to rethink the path of space renewal, protection and activation.

Key word: Diversity; Urban space; Pattern; Urban-rural symbiosis

由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4 年 3 月出版的《城村共生》一书，是著名建筑事务所——都市实践 URBANUS 编著的一本关于对城中村研究及相关问题深度探讨的专著（见图 1）。本书可以看做是《村·城·城·村》的姊妹篇，分别是作者团队不同阶段的研究，《村·城·城·村》

重点围绕实际的项目设计案例展开讨论，更加倾向于项目方案的分析与解读。《城村共生》较之

《村·城·城·村》晚出版十五年，某种意义上讲，是作者

团队经过多年积淀后，更为深厚、严谨的学术成果集成。该书的主体形式为“论文集”，

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关联性、独立性的特征，给予读者较大的阅读和思考空间或间歇性，每篇文章是独立的个体，但所有的文章似乎像一个个节点一样编织成一张成体系的网。这其中囊括了 21 位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建筑师、设计师、摄影师等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可谓集百家之长。

该书包含四大版块内容，分别为“城市档案（5 篇文章）”、“非常经验（6 篇文章）”、“特别实验（8 篇文章）”和“都市实践（6 篇文章）”。其线索从文献研究的宏观叙事、人文观察的集体和个人记忆到多元的实践经验，展开各个学科视角下的城中村研究，力图兼顾各利益主体的代表性言论以及专业团队的介入实验和方法。从宏观到中观和微观，从土地、公私关系和时代变迁以及相应的田野考察和实际行动等多维向度进行研讨，带给人深度的思考与展望。

1 物的概念和形式

书籍是知识和思想的浓缩，其本身也作为客观实体的“物”而存在。事实上，单从书籍装帧的角度，该书的版式设计以及装帧设计颇具“超越形式的设计思维”，封面字体“城村”两字交融，可以说使得具有感知力的读者扣动心弦，捕捉到其中的精神内涵，进而引发共鸣。书中前页中的航拍图一样带给人们审视城·村的全新而全面的视角，图景也包含了具体的空间局部实景图，带给人身临其境的市井生活体验感知与想象。打动笔者的是其中一幅图景，地点为深圳市福田区的上沙村，看到了本人刚毕业到深圳参加工作时租住的公司宿舍和自租房楼栋；此外书中的“2017 深双展”小板凳插图，笔者也曾亲临时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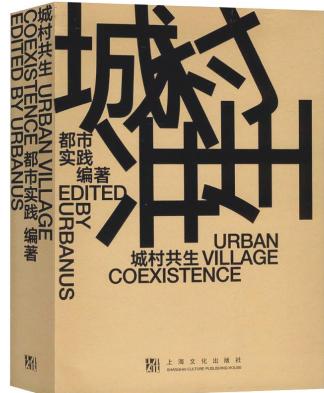


图 1《城村共生》书影

摄过该实景图；再次，书中的正文中夹杂“小书”，和书的主体通过虚实过渡衔接融为一体，内容多为某种注解或独立的政策性文件节选，但形式上不禁使得读者再次回归到城中村这一范畴，大书为城，小书为村，我想作者团队是有暗含这种意味的成分所在的。书中对“城·村”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较为清晰地阐述了“城村共生”这一课题研究的可行性。

2 是毒瘤还是契机

从美学上，城中村被很多人视为城市的疤痕，从政治上，更是一种定时炸弹。^[1]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城中村是人们热议且饱受争议的话题。有人称城中村为“城市毒瘤”，欲拆之而后快，认为其影响了城市的“品质”，甚至拉低了作为城市的档次；也有人认为其是特定范畴中历史生活、文化图景的见证者，是即便非古老但有某种“记忆”的实体存在，甚至像“魂器”一样承载了人们的记忆和发生在这里的生活图景，因而具有保留、保存、保护的价值。都市实践作为国内具有标杆效应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其团队自 2002 年起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坚持深度思考这样一个范畴的问题，并一直尝试寻求更好的或更恰当的解决方案，即除拆除重建外的另类改造策略，并实践了多个典型案例，引导市民和各界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参与其中，共同感知和思考这一课题。“在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拐点，秉持“城村共生”理念，修复城中村与地方历史的链接，重新定义和拓展已经固化的城、村二元分化的空间与社会场域的边界，构建一个关于城中村和城市未来的话语空间。”是该书的核心观念。

笔者认为，城中村作为城市中特定的空间范畴，对其评价应当全方位展开，而并非单纯地从商业模式、经济效益、城市化率等外在因素去衡量。社会，经济，生态，空间，时间，治理这六个因素均为重要内容。决策者、执行者、设计者、使用者四个维度的群体均应以合适的方式进行沟通与探讨，才能形成相对成熟的方案。城中村承载了广大群体的生存——生计——生活模式和状态，其中存在大量的小餐馆、小作坊和作为居住功能的租住屋。据统计，在深圳至少 50%以上的人居住于城中村，且年轻白领占比率较高，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和运作提供了劳动力保障。“来了就是深圳人”是深圳曾经红极一时的口号，事实上也的确本城的绝大多数人均为外来者，且平均年龄仅在 30 多岁。这一居住和生活状态，某种意义上对于个体而言是一段独特的成长期中的人生阅历，甚至是某些群体成长

的必经环节。曾经作为该群体中的一员，本人对城中村有着特别的情感和感知，认为其完全有必要存留，但可以通过各种改良的形式去重塑，而非推倒重建。事实上，城中村的“改造”为城市设计提供了某种契机，而非人们理解的“毒瘤”或“累赘”，各群体人们应该重新思考并改变对这一空间范畴的印象和认识。

3 拆除之外的路径

当设计开始逃离标准、永恒和纯粹，乌托邦各殿向它的反面坍塌时，我们的视野会被那些混沌状态的事物所吸引。^[2]城中村就是这样混沌状态的载体或实体存在。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做设计有时甚至不只是或不再是一个设计问题，而上升为一个人类学问题。实用、经济又赋有一定的美感或艺术化、设计化成分，或许是城中村较为恰当的定位。这样以来设计才能平视生活，人们也才会平视设计。往昔，设计对于多数大众而言，似乎是“与我无关”的问题，因为他们并没有决策权和话语权，甚至评价和反馈也不完全会得到回应。这种状况导致大众对于设计的态度是消极的状态，因为缺乏话语权和参与感，因此也就没有机会达成共识。而都市实践的举措可贵之处，在于“就是为城中村做设计”，因此这一行动过程中也结合了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走访调研，使得大众参与其中，并策划举办了相关的主题展览。

书中“非常实验”即第二版块中孟岩先生提出的“城市即展场，展览即实践”概念非常打动读者（笔者）。首先，孟岩先生作为本书的主要牵头者和负责人，对城中村的研究与实践坚持了长时间的课题研究与统筹，这不禁令人起敬；其次，该篇文章为其本人撰写，艺术性和实践性并容。2017 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他也作为主要负责人的角色，该展地点位于深圳的南头古城，南头由“城”变“村”，又因城市化大潮席卷而演变为“城中村”，戏剧性地实现了城村身份的两次反转。在这之后孟岩设计改造的“杂交楼”典型案例在多个媒体平台进行过报道，并有相关杂志刊载，在此不做赘述介绍。在南头古城的实践，从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承与创新，保留与激活，进而赋予了场所特定的意义。笔者在 2017 年到现场观展之时，作为普通大众也拥有一场实际的体验经历。展场或建筑与空间本身恰似也是展品本身，带给人较强的情感和视觉体验。这是一场集大成的实验，也是某一维度的“艺术乡建”，展览或有周期性，最终会撤离，但其精神和灵魂以及影响力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带给人反思与探索。

事实上，都市实践在深圳做过多个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如白石洲五村、湖贝、大芬等。其理念基本如出一辙，即反对拆除重建，因为不仅耗费大量财力，而且只是使拥有房产的原住民受益，会某种程度上损害作为租户群体的居住利益关系，也因这些租户的扩散而加大了其他地区的人口压力，甚至会引发区域劳动力的波动问题。同时，毫无保留地拆除重建也是对当地范围内原本较为个性化文化形态和民俗风情的一种严重破坏，重新建立起的体量将呈现为一幢幢缺乏辨识度的、冷漠的现代化社区建筑。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先生的“人文建筑”强调了“记忆”这一特定因素。^[3]这也是为什么，在王澍先生设计建造宁波博物馆时，尽管作为一个新的体量呈现，但其材料本身确是在地空间原始的材料，也就是原来的旧建筑拆除后的材料，而在人们进入到空间之时，会偶然看到自己房子上的砖瓦形态，这同样是为了留存记忆，引发共鸣，空间的情感因素和人的互动关系便产生了，因而也就具有了超越形式的意义，超越了材料本身的属性带给人的直观感受。

过往（或现仍持续）笼罩在单一的城市图景背景下的城市建设带来的经济和商业的巨大发展，创造了财富，某种程度上也带给人们现代化的、便利化的生活条件和模式，但同时也触发了城市同质化发展的危机。“城中村”原本是城市的一部分，甚至是曾经的城市主体或中心，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更新”的角色存在多元、差异、杂糅、抵抗，但也充满无限可能。作为当代的我们，无论从继承先辈创造的遗产还是为后人创造新的遗产两个向度均需认真思考这一时代课题并较好地完成答卷，对于对象应当认识、认同、利用和优化，进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与创新。

4 结语与展望

空间本身没有意义，发生在这里的事件以及场所经过时间积淀形成了某种意义，此外人们也赋予了空间某种意义。空间的旧物或材料本身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其特质已经超越了材料本身的属性，进而赋有了文化属性、历史属性、人文属性。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场所存在所谓的差异化的“高级”与“现代”，但从人文的角度来讲，空间场所自身的属性散发的气质是独特的。人们需要的空间与追求、幻想的空间是有所差异的，恰似在城市的住宅楼中生活固然干净、方便，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否认：似乎自己的出处、乡村或农村甚至山村中的那座“小破屋”才具有“家”的温馨感和归属感，这是人生阅历所赋予的，是时代特征所赋予的，是空间的场域精神所赋予的。这一感知将人与空间，将人的情

感与场所的精神特质进行了融合，互为对方的一部分。形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造型过程的结果，而造型过程便是人们追求自我，寻求内在需求的过程，场所营建和空间塑造则为此提供了媒介。

“城村共生”不仅是城市环境的多模式存在形式，也是不同阶层群体的多元生存模式。人们的“生活态”需要多样的空间载体。作为城市，在空间宏大叙事中，需和个人叙事，集体记忆，个人记忆进行融合与包容，才能实现城市的人性和多元化发展。城市本应无所不包、和而不同，它的生存与繁荣恰恰在于能最大限度地对“差异性”的文化认同。^[4]“城村共生”这一宏大课题不仅是一场学术盛宴，也不仅是一份档案记录，更是一座探索城市发展与更新方式的里程碑。笔者不禁联想到王澍先生的“回到未来”概念；也不仅联想到彭兆荣教授的“重建中国乡土景观”思想。这一切其实都是学者和前辈们试图在当代的语境中，通过学术研究、田野考察和设计实践来思考和探索新的方式保存记忆，这本质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情怀。该书读罢，作为读者的我久久不能平静，都市实践的先行案例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前辈们的时代使命感和榜样也会发人深省。期待中国设计的未来在多代人的共同努力和坚持下，更加辉煌和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 [1]刘晓都,孟岩,王辉.城中村:有机整改 VS 整体重建[J].建筑创作,2006,(03):66-83.
- [2]都市实践/URBANUS.城村共生[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4.
- [3]于建辉.寻根问源，探索超越形式的设计思维[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4,(02):141-142.
- [4]侯瀚如,刘晓都,孟岩.城市共生：从城中村开始…… [R] //城市共生 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城市+建筑分册. 2017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组委会，2017.

基金项目：无

作者简介：于建辉（1989—），男，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绿色设计与可持续发展、乡村民居活化、室内设计与理论。